

· 總編視角 ·

主持人語：

隨著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知網壟斷行為處罰的公佈，以及知網認罰整改的表態，因趙德馨教授訴訟案和中國科學院情報中心議價引發的知網輿情已漸趨平息。這一年多來，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期刊界之所以如此關注知網問題，是因為知網模式事實上已幾乎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傳播的唯一模式，這不僅關係到學術傳播的大局，也關係到每個作者和受眾的利益，而知網的此次危機說明中國學術傳播數字化轉型正陷於某種困境之中。知網能否就此走出危機？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術傳播的數字化轉型能否從此走上坦途？中國學術期刊如何提升其全球競爭力？本期“總編視角”兩篇文章將試圖解讀這一問題。

朱劍教授《妾身未明：知網在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身份難題》一文指出，數字化轉型無疑既是一個出版模式轉型——從紙本出版到數字出版——的過程，也是一個出版主體身份轉型——從紙本出版主體到數字出版主體——的過程。所以，我們有必要追問：知網模式完成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了嗎？憑藉知網模式將學術期刊排除在數字轉型主體之外、從而實現了壟斷的知網完成了學術期刊出版主體的數字化轉型嗎？這就必然歸結到知網過往和如今的身份是什麼的問題，而身份構建在知網事業的發展中也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知網創建伊始，就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這一身份作為自己身份構建的目標，但無法擁有學術期刊這一根本性障礙難以逾越，於是又為自己構建了六個不同身份，希冀以此繞過這一障礙。然而出版主體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不會因為多了幾個身份而消失，只會在暗中不斷積累，結果就是使知網一步步地坐到了火山口上，這座火山在 2021 年的冬天終於爆發了。市場監管總局的處罰也許可抑制知網的市場壟斷行為，但卻不可能改變知網“妾身未明”的尷尬狀態，也無法讓被知網排除了數字化轉型主體身份的期刊自然地恢復其本來應該具備的主體身份。

朱文中有一段話頗值得諸君品味——知網模式不去，其壟斷的源頭又怎會斷絕？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之路又在何方？學術期刊的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在數字時代的重建如何完成？未來又如何與施普林格、愛思唯爾這樣的國際學術期刊出版集團競爭？中國的學術話語權將在什麼平台上構建？所有這些問題，均是關涉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根本性問題。前路任重而道遠矣。

桑海博士的《學術出版數字化：未完成的轉型——以期刊與知網關係為中心》一文，則主要從技術和媒介的視角，對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進行了考察。數據庫是知網的基本屬性，知網主導的數字期刊出版是一種數據庫出版，知網模式建立在數據庫邏輯之上。期刊和知網對於數據庫出版存在視差，期刊更關注內容，而知網則更關注數據庫的整體。這使得數據庫出版具有雙重性，即在數據庫層面的整體出版和紙本期刊層面的內容出版，知網和紙本期刊分別充當其主體。作者認為，知網和期刊未來應當走出各自的局限，在相互理解基礎上建立良性互動與合作，形成生成性的關係，共同摸索新型數字出版模式。唯其如此，中國數字學術期刊出版的主體才會真正誕生，中國學術出版的全球競爭力也才有望提升。當然，這還需要有關部門和學術界、出版界共同努力，改變以期刊體系和評價體系為中心的學術生態——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只有各方聯合行動的匯流，才有可能使我們的知識基礎設施實現“全社會知識信息資源共享”的目標。

當前正處在一個重要時刻——學術期刊界至今仍在數字化大門前徘徊。我們也許能從朱、桑二位的文章中悟出些道理，對有關部門及編輯部思考未來期刊數字化改革或有所裨益。（劉澤生）